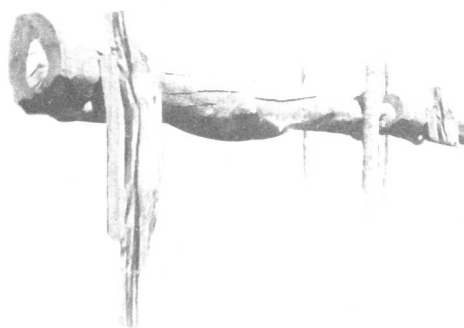


● 刘海生

远去的马群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远去的马群



◎ 刘海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去的马群/刘海生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1

ISBN 7-207-07170-1

I. 远... II. 刘...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5300 号

责任编辑:王裕江

整体设计:神龙设计 安璐 + 侯园

题 字:张 戈

远去的马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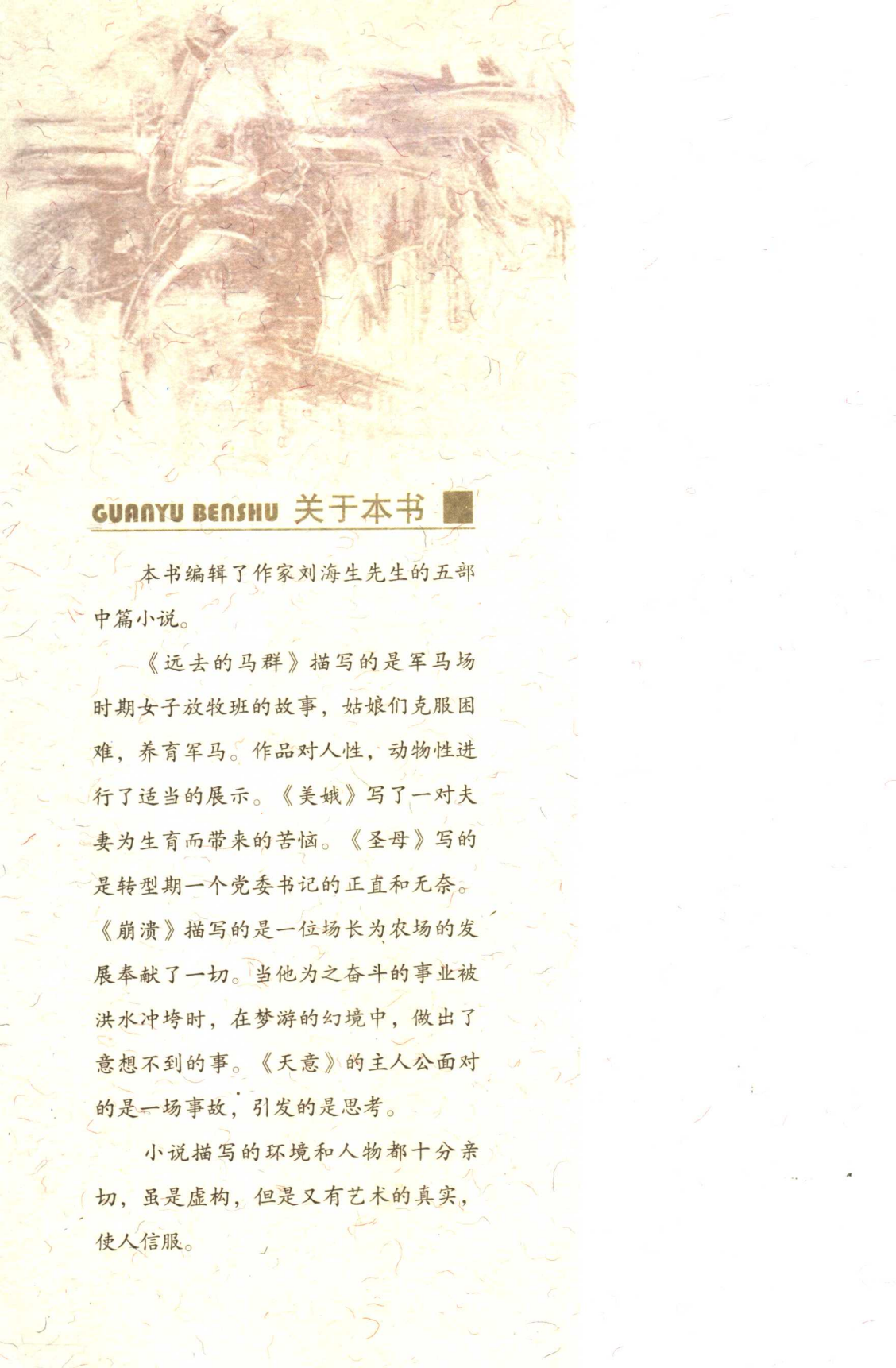
Yuanqu de Maqun

刘海生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150008)
电 话	0451-82308039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2
字 数	125 000
印 数	3 000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7170-1/I·961

定价:2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GUANYU BENSHU 关于本书

本书编辑了作家刘海生先生的五部中篇小说。

《远去的马群》描写的是军马场时期女子放牧班的故事，姑娘们克服困难，养育军马。作品对人性，动物性进行了适当的展示。《美娥》写了一对夫妻为生育而带来的苦恼。《圣母》写的是转型期一个党委书记的正直和无奈。

《崩溃》描写的是一位场长为农场的发展奉献了一切。当他为之奋斗的事业被洪水冲垮时，在梦游的幻境中，做出了意想不到的事。《天意》的主人公面对的是一场事故，引发的是思考。

小说描写的环境和人物都十分亲切，虽是虚构，但是又有艺术的真实，使人信服。

刘海生

齐齐哈尔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曾当过工人，教师，干部

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
创作的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和诗歌获过奖
产生过一定影响

作品集有

《魔豆》

《荒原上的荒原》

自序

当我写完《远去的马群》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感觉到排山倒海的马群刚刚从我身边走过，我像牧工一样站在尘埃落定的草地上，有几分落寞，有几分惆怅。我的前面是越跑越远的马群，我脚下是一片碧草掩盖下的马蹄零乱的痕迹。很久很久，马身上留下的浓浓的气息包围着我，陶醉着我，使我陷入深深的回忆里不能自拔。

我是跟着父辈的身后，在马厩中玩耍着长大的。我喜欢马儿搓痒痒搓得光亮的木桩；我喜欢马儿在马槽里吃草料的声音；我喜欢值班室里散发出的烤豆饼的香味儿；我喜欢……马场里，牧马人有许多新奇：牧工穿的毡疙瘩你知道吗？暖暖的破旧的羊皮大衣你知道吗？干草散发的气味你知道吗？

军马场，这一独特的部队企业，为军队养马，为邻国养马，它曾是军队的宠儿，它的职工们曾无比骄傲过；它的企业无比辉煌过。

我并不想单纯的记录它的历史。当有一天，部队实现了现代化，军马场成为多余的时候，我们的牧工开始在荒草地

上耕种。所以，收入这个集子里的小说，不仅有写放养军马的小说《远去的马群》和《美娥》，还有写耕种的《崩溃》，写政工干部的《圣母》，写修水利的《天意》。但是，作为部队以养马为中心成立的企业，我想告诉人们的还是养马的那段故事，特别是《远去的马群》在报纸上连载后，产生的影响，使我很振奋。人性的东西是不分年代的。

在养育军马的过程中，我耿耿于怀的是让女人放马。当某种职业被套上政治光环的时候，一切都变味了。我们有用不完的男人，但是只有女人出来才能创造政治意识奇迹的时候，时代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她们。

当我参加工作，那些牧马姑娘已经成家。我和她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常常按腿，捶腰，不住地说，放马落下病了，阴天就疼。曾经名扬天下的女放牧班，把多少女人摧垮了。

那个时代，妇女能顶半边天。让妇女们承受的又是什么呢？这半边天，她们是用生命和鲜血顶起来的。那是一个妇女地位提高的年代，这种提高，是让女人们做出了更大的牺牲。

性，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我写到了人的性，占有和追求；动物的性，纯真而执着。生育，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的奋斗。结婚，既是生理的快乐，更是繁衍的需要。当美娥为自己生不出孩子而自责的时候，可以看出女人的高尚。我们人的心里，是看不得别人做坏事。对于自己做坏事，自己没有感觉。甚至对动物的性也横加干涉。他们挥动着鞭子，抽打着自由追逐的马儿，凌驾于压迫动物之上的欢乐。人对自己遭到的性压抑，却不去理会，而且还当作一种见不得人的事去对待。人的性欲望在一种扭曲中挣扎存活。要么是为所欲为，要么是望梅止渴，要么是卑鄙下流。我不知道如何对人的性，动物的性，乃至对人与动物的性孰高尚、自然、本能，怎么去评价。人最丑恶的是把不丑恶的东西弄成丑恶，把丑恶的打扮成不丑恶，招摇过市。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我只能小心的求证。让别人去悟读。我也企盼着读者在我的故

事里找到我们今天生活的宽松，寻觅到当年残留的影子。

我的故事是虚构的，人物也是虚构的。如果你能在他们身上看到一些鲜活的东西，我就会满足。我没有批判精神，我爱我笔下所有人物。他们都是可爱的。那个时代，把性的不安分叫生活错误。这个叫法很聪明。错误仅仅是错误。可是舆论常常把这种错误放大化，成为一种罪过。这种男女游戏，除了在道德上说不过去外，似乎一切都是合理的。你们不要因为某人好色而骂他；不要因为某人一本正经而恭维他；不要笑他们那样的进步和对某种想法的固执；更不要用好人或坏人去划分这些人的行为。他们就这样活着，活得丰富多彩。

我要写这样的故事，是我对军马场的留恋。我是一个没出息的怀旧的人。那浩荡的马群说消失就转眼无影无踪了。马厩也改成了民房。那些大嗓门在马群里吼叫的牧工呢？生活得好吗？那遍地庄稼淹没在洪水里，是谁把我们安排在滞洪区里生存，成了漂泊的孤儿？正统成癖，也是毛病吗？想加入组织，成为一个团体中的一员，组织的大门紧闭着。这一切让我感到我有责任把他们留在文字里。但我知道，我写不好他们。在那个时代，他们对马的感情十分浓厚，对事业的追求十分强烈。如果说是一种教育的结果，不如说是他们的善良。我的看法总有不切合实际的地方。要想教育好谁，那是不可能的。人落在地上，就是那个样子。谁能教育好谁呢？所以，你看我的故事，你不要去思考如何受教育的事。你只是打开窗帘，看看生活的一角。

朋友们希望我再写深刻一点，其实，那深刻的一点不是我写出来的，是读者自己想出来的。我写了什么已经不重要，读者看出什么非常重要。我不如读者。

女放牧班的姑娘们，以及故事里的男男女女们，他们就生活在我身边。我写的故事不是他们的经历，但他们读了，一定能找到感觉。

我真诚的祝福她们，女放牧班的姑娘们；我也祝福军马场生活着的人们。他们把艰苦留作了美好的回忆，把奋斗当

作应尽的责任。当马群远去的时候，他们依然从容的生活，辛苦的劳作。娶亲的鞭炮在草原上幸福地响起来，牧马人的后代开始了自己新的快乐的日子。看着那些骑过马的人，开过康拜因的人，依然穿着部队被服厂缝制的黄衣服，骑马留下的内“八”腿在黑土地上走过，我感到非常亲切。

马群远去了。

牧马人还在马群走过的地方站着。

二〇〇六年九月六日

远去的马群



目

录

MU LU

自序

1	远去的马群
53	美 娥
68	圣 母
104	崩 溃
145	天 意
183	后 记

远去的马群

父亲最惦念的是那场风雪。

父亲最难忘的是那片马群。

其实，在八十年代初，军马场就在中国的地图册上消失了。而很多记忆是永远也抹不去的。

父亲离不开马。

黑压压的马群从厩舍里翻滚出去，又从草原上席卷而来，这是父亲最欣慰、最眷恋的时刻。他能在马的咀嚼声中睡去，能在马蹄轻叩草地的呼呼声中尽情地甩响马鞭、然后冲着晚霞放开喉咙大叫一声，涌动的马群会伫立良久，倾听这美妙的声音。父亲有一种威武，他行走在马群里，躁动的马群会立即沉静下来。再暴烈的马，只要父亲翻身骑上去，稳稳地往马背上一坐，马会像被一座泰山压下来，四条腿钉在地上一样，一动不动。父亲喜欢在马群里转，喜欢坐在铺着一层马粪的马圈里看着马儿，像看着自己的儿女。马粪味、马尿味、好闻着呢。哪匹骡马发情了，要配种；哪匹马要产驹，哪个儿马子（公马）熬不住了，还没长大，就往骡马身上爬，他会鞭子甩过去，教训教训它。

“马好教训，人不好整啊！”

父亲一想到人动不动发情乱搞的事，就犯愁。他是队长。生产队的一把手是指导员。他们的指导员叫革红旗。会说、工作能力强、好色。因为和妇女乱搞，行政上降过级；务上这道就改不了。军马场来了一帮知识青年，他天天到女知青的宿舍去转。父亲就特别注意他，怕他在年轻的姑娘们身上弄出麻烦。这些女孩子涉世不深，把指导员的关怀看得很简单，一开会发言，姑娘们就激动地说：我们的革指导员真好，太让我们感动了。一个叫燕子的女孩。说着说着就会掉下泪来。本来燕子长得就漂亮，白净的瓜子脸、一激动就红扑扑的，牙齿雪白，头发乌黑，还有两个小酒窝，在姑娘堆里一坐，特别显眼。两只亮亮的眼睛，掉出白亮亮的一朵眼泪，更是可爱。她说她的棉鞋垫都是革指导员在家用缝纫机轧好后拿来给垫上的。

革指导员真好！

革指导员能耐也大。他配种员出身，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掏马屁股的。外行人不知道。配种员要检查骡马发不发情，就把骡马拴在木桩子里，配种员胳膊上涂满肥皂，手从马的肛门伸进去，用手指接触马的卵巢，看马排没排卵，以掌握给马什么时候受精。革红旗因为这项业务好，马的受孕率高，才当上了今天的指导员。

父亲像影子一样看着他，怕他对姑娘们下手，造成不好的影响，但又不能直说。劝赌不劝嫖。你怎么知道人家要干坏事呢？再说，各人有各人的生存空间，父亲怎么能看得住呢。父亲是个转业军人，军旅生涯磨砺他耿直豁达，革红旗的歪门邪道他看出来，只能生气，也没办法劝阻。我父亲这么直筒子似的干工作，人际关系不好处，遇到矛盾不好解决：像革红旗这样十分油滑，工作也照样上不去。两个人这么一真一假，一刚一柔的干，生产队的工作干得还不错。

军马场里，有时候叫生产队，有时候叫连队，变化较多。军马场是团建制，连队应该是营建制。于是三连改成三队，我父亲由刘连长变成刘队长。指导员改做教导员，教导

员大伙叫不顺口，还叫指导员，内部叫书记；革指导员又叫革书记。革书记把大眼皮垂成一条缝，坏笑着。父亲想，他又有什么花招了。

他这招可厉害，他在支部会上说，咱们三队要成立女子放牧班。这是他看红色娘子军这个芭蕾舞剧受到的启发。

还是革指导员聪明，你有女子组成的娘子军，我有女子组成的铁姑娘放牧班。

父亲坚决不同意。

理由是：我们男的有的是，怎么能让女的去放马；再说，女的体力和身体不适应，一年四季安全怎么办？

革指导员对我父亲的话很是反感。毛主席都说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你队长怎么还反对？女的放马并不是先例，蒙古族女的不照样生活在马背上吗？

支部会刚刚通过，小燕子领着一群姑娘就涌进办公室，把参加女放牧班的申请送到了支部委员们的面前。父亲看了，知道革红旗早有预谋了。这些傻姑娘上了当了。放马可不是好玩的。你们身体能吃得消吗？弄出一身病来，怎么办？

还没容我父亲说上几句，革指导员便组织这些姑娘们到场部去报喜了。他要抢在前面，立个头功。父亲永远也忘不了那些天真烂漫的姑娘们，她们的名字牢牢地刻在他的记忆里。班长自然是小燕子，她的全名叫李晓燕。刚成立的时候是七个人：王桂梅、刘玉凤、孙洪艳、张伟、林静、王彩兰。

后来场里又调来两个蒙古姑娘，长毛和其其格。这二人自小在马背上长大，玩起马来像猫玩老鼠。其其格要是训起马来，鞭子满天飞，烈马浑身哆嗦。长毛训马更有特色，往光溜溜的马背上一骑，拽着一根绳子的缰绳，打着马在草原上跑，直跑得马浑身汗透，一步也跑不动了，她才翻身下马，把缰绳往马脖子上一搭，她在前边背着手走，马在她后边慢慢地跟着，绿色的草地上，两个影子缓缓地向马厩移动。有时候长毛实在太累了，就往草地上一躺，花草扑满她

的一身，马儿在她身边静静地站着，天地合一，鸟儿在他们头顶放声地歌唱……

有了两个蒙古姑娘，女放牧班才算正规。

父亲的担忧并没有减退。

有一天午后，他找到了军马场的政委。政委是个儒雅而充满智谋的转业军人，级别很高，够高干级了，行政十四级以上。工资很丰厚、但老伴不会做饭，天天喝玉米面粥，场里把玉米面粥叫“糊涂”。政委天天喝糊涂，背地里大家叫他“糊涂政委”。其实他是最有心计的。

政委推推眼镜，问我父亲：你抓住他了吗？

“没有。”

“怀疑不行，担心也不行。咱们需要证据。”

“我是怕真出了事，党的形象……”

“不要怕、怕不行。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什么也不要怕。”

“他的品行……”

“不要想那么多。”政委严肃起来。然后很有哲理地给我父亲上了一课。有的人忙工作，有的人忙女人。如果都忙女人，社会没人干工作，就不平衡了。如果都忙工作，那女人咋办？咱们场不是吗？有的能花钱，有的能省钱，场里才平衡的。寻求这种平衡不容易啊。”

政委若有所思地沉思起来。

父亲理解政委的一片苦心。

政委也很不容易。

上级主管领导也是一个老革命。外名叫“王瘸子”。战争年代被打伤了一条腿，但他不拄棍，一歪一歪地奔走在各个军马场之间。每次来，政委都要挨一顿训斥，说他工作上不去。政委就毕恭毕敬地听。训得时间长了，政委才明白，政委没有办领导所满意的事。王瘸子喜欢漂亮的女人。于是，政委就安排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女演员去陪王瘸子，王瘸子这才满意。

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姑娘们都是来自大城市。军马场属于部队管理的，生活条件好，招演员的场干部们穿着军装到各大城市专门挑有文艺天才又漂亮的知识青年来。他们以为到了军马场就是入伍了，来了一看，才知上当。军马场是部队职工，不着军装，只有在演节目的时候才可以戴红领章、红帽徽，平时就是“土八路”。因为生活条件比下乡强百倍，也就没人埋怨了。那时候各个军马场的宣传队比着演出，还要到北京调演，都使出手段招演员，而且一个比一个漂亮。政委给王瘸子选的都是最好的女演员，女演员来看望王瘸子的时候，政委还要在隔壁的房间坐镇。他怕哪个姑娘翻脸，闹出不愉快，一件政治事故啊！那时候招待所的墙是板条加麻刀隔开的，隔壁的声音都能听清楚。有些撩人的叫声政委听到了也受不了，但他又不敢胡来，回家在老伴身上发泄一番才了事。

王瘸子还要求政委给这些姑娘解决入党问题。等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王瘸子事发，和他交往的姑娘有的已提干，有的早调回城去。王瘸子因为有战功。给了个降级处分。王瘸子也没在意。据说这种嗜好是相伴终身的。军马场的人也好奇过，王瘸子都瘸成这样。怎么搞女人。因为大家在他做政治报告时，看他把腿亮给大家看，一条腿已经萎缩，他指着膝盖说。这里面还有弹片，腿根本回不了弯，大家猜测他都是站着完成他的爱好的。

父亲知道了政委的苦衷，但对政委的这些言论还不能接受。难道眼看着单纯的姑娘们掉进魔掌？

你政委有这个肚量，我可没有。

政委笑着说：“不能光知道打仗，还要懂政治。”

接着，政委向父亲又交待了两件事。

先说第一件。

场部机关有个姓王的助理员，是从县城来的知青。没见过什么世面。二十五六也没结婚，连个女朋友也没有。他见文艺宣传队的姑娘们那么漂亮，就产生了幻想。机关和宣传队用的是一个室外厕所。那是用木板订成的，男女之间就隔

一道木板。下面的粪池是相通的。男女上厕所的声音互相都能听得见。脸皮薄的男女，从厕所走出来还要脸红。每当他看到宣传队的姑娘们上厕所，他就去。他把头从厕所大小便的空隙里伸过去，往女厕所里看；除了瓢泼似的尿水之外，他什么也没看到。上帝把不该随便看的地方设计得都很隐秘。他苦思冥想之后，有一天，在这文艺宣传队最漂亮的姑娘去厕所后，他又急忙赶去，在把头探下去的同时，他把一面镜子伸了过去，镜子在把女厕所的事情反射过来的时候，也把一束光打了过去……

批斗会开了几次，让他把目的说清楚，他写了多少次检讨，也检讨的不深刻。就是想看看，不是想复辟资本主义。那么漂亮的女人，在他们县城是看不到的。看不到看看脸就行了，为什么还要钻到厕所里干那么肮脏的事。他说这么漂亮的女人，别处也一定不一样。批斗会上大家都乐了。他的脸却红红地低垂下去。

这样的人是不能在机关的，下去放马吧。

我父亲把他带到三队，也不知道安排他干什么活儿。让他每天起马圈，用劳动改造改造他。革指导员对我父亲说，你这么安排不行，这样的人得发挥他的长处。

革指导员把他安排到配种班。先让他干采精的活。配种员在采精袋的夹层里放进温水，里层涂上凡士林，让他抱在怀里。配种员牵出顿河种马，这马高高大大，铁塔一样。它见到骡马后把头伸过去，贴着骡马的屁股闻着，用蹄子兴奋地在地上刨着，四条腿不停地跃动。突然腾空而起，扑向骡马的后背。生殖器像黑色的闪电刺向骡马……配种员向他一比划，他倏地跑过去，把马的生殖器往自己这边一带，脱离骡马的屁股，他顺势把怀里的假阴道套了上去……顿河马开始加大动作，他几乎被带倒。动物是可悲的，以假当真，被人类欺骗了……

正像革指导员想象的那样，他后来成了优秀的配种员……受胎率年年居全场第一。

第二件事，是宣传科的干事要到三队报道一下女放牧班

的事。政委之所以支持铁姑娘女放牧班的成立，这既是新生事物，又抢了各军马场的头筹。如果不赶快报道出去，先进就要成落后了。

宣传干事于向东，我父亲和他很熟。在机关干了很多年，四十多岁了，还是个干事。是机关的第一大才子。场内场外没有不知道他的。场长、政委的发言稿，讲话稿都出自他的手。他早把写讲话稿看透了，开头要么是“东风吹、战鼓擂”，要么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结尾总是那几句：“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每次写完稿。场长政委都要提意见，重新改写，以显示领导的水平。于干事就改变办法，不交稿。马上就要讲话了，他才把稿子交上去，让你领导想改也来不及。这才使场长出了个大笑话，把大干、苦干加巧干，读成大干，苦干加二十三干。后来场长醒悟过来，问他二十三干都是哪二十三干，他顺水推舟，总结出很多干工作的方法。弄得场长也不好批评他。他的小聪明换来的是活儿不少干，但就不提拔，让你四十多岁也是老干事。他的心胸倒很开阔，天天喝酒。外来客人他不在场，说明客人不重要。他能喝会说，大气过人，号称军马场的第一支笔，第一碗酒。那时候到队里去喝酒。都是用碗喝，全场十几个生产队，有一半的队有酒坊，下到队里，从酒坊接来热酒，炒一盘鸡蛋，洗两棵大葱，就开喝，直喝得满头是汗，浑身像水洗的一般，酒劲上来，东倒西歪。只有于干事拍拍屁股站起来，说一句“还得给场长写材料啊”，骑着破自行车，吱扭吱扭往回走。

于干事喝酒写材料两不误。他和父亲回到三队，便在我们家喝个酩酊大醉。父亲好客，队里又没有饭店，上级来人都在我们家吃。母亲累得腿和脚都肿了，还要给他们做饭。革指导员的老婆是个日本遗孤，什么也不会做。日本撤退的时候她太小，被一个农民捡回家，喂养大。长得很好看，后来嫁给了革红旗。她对丈夫百依百顺，革红旗拿她当孩子一样对待。家里她也不会收拾，自己倒打扮得像花一样。革红旗安排她在学校教课，她只能教一年级。她无愁无忧，什么